

中华野史

唐国史补

（唐）李肇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唐国史补

（唐）李肇 著

目录

序.....	01
卷上.....	02
卷中.....	15
卷下.....	28

● 序

《公羊传》曰：“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。”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。昔刘餗集小说，涉南北朝至开元，著为传记。予自开元至长庆撰《国史补》，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，续传记而有不为。言报应，叙鬼神，徵梦卜，近帷箔，悉去之；纪事实，探物理，辨疑惑，示劝戒，采风俗，助谈笑，则书之。仍分为三卷。

● 卷上

元鲁山自乳兄子，数日，两乳湮流，兄子能食，其乳方止。

崔颢有美名，李邕欲一见，开馆待这。及颢至，献文，首章曰：“十五嫁王昌。”邕叱起曰：“小子无礼！”乃不接之。

玄宗令张燕公撰《华岳碑》，首四句或云一行禅师所作，或云碑之文凿破，乱取之曰：“巖巖太华，柱天直上。青崖白谷，仰见仙掌。”

陆充公为同州刺史，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，参军怒，欲贾其事，鞭背见血，入白充公曰：“卑吏犯某，请去官。”公从容谓曰：“奴见官人不下马，打也得，不打也得；官人打了，去也得，不去也得。”参军不测而退。

刘迅著《六说》，以探圣人之旨。惟《说易》不成，行于代者五篇而已。识者伏其精峻。

玄宗开元二十四年，时在东都。因宫中有怪，明日召宰相，欲西幸。裴稷山、张曲江谏曰：“百姓场圃未毕，请待冬中。”是时李林甫初拜相，窃知上意，及班旅退，佯为蹇步。上问：“何故脚疾？”对曰：“臣非脚疾，愿独奏事。”乃言：“二京，陛下东西宫也。将欲驾幸，焉用择时假有妨于刈获，则独可蠲免沿路租税。臣请宣示有司，即日西幸。”上大悦，自此驾至长安，不复东矣。旬月，耀卿、九龄俱罢，而牛仙客进焉。

开元末，西国献狮子，至长安西道中，系于驿树，树近井，

狮子哮吼，若不自安。俄顷风雷大至，果有龙出井而去。

裴旻为龙华军使，守北平。北平多虎，旻善射，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。因憩山下，四顾自若。有一老父至曰：“此皆彪也，似虎而非。将军若遇真虎，无能为也。”旻曰：真虎安在乎？”老父曰：“自此而北三十里，往往有之。”旻跃马而往，次丛薄中，果有真虎腾出，状小而势猛，据地一吼，山石震裂。旻马辟易，弓矢皆坠，殆不得免。自此惭愧，不复射虎。

天宝中，天下屡言圣祖见，因以四子列学官，故有伪为《庚桑子》者，其辞鄙俚，非圣贤书。

李白在翰林，多沈饮。玄宗令撰乐辞，醉不可待，以水沃之，白稍能动，索笔一挥十数章，文不加点。后对御，引足令高力士脱靴，上命小阍排出之。

张垪、张均兄弟俱在翰林。垪以尚主，独赐珍玩，以夸于均。均笑曰：“此乃妇翁与女婿，固非天子赐学士也。”

王维好释氏，故字摩诘。立性高致，得宋之问辋川别业，山水胜绝，今清源寺是也。维有诗名，然好取人文章嘉句。”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《英华集》中诗也。”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。”李嘉祐诗也。

张旭草书得笔法，后传崔邈、颜真卿。旭言：“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，而得笔法之意。后见公孙氏舞剑器，而得其神。”旭饮酒辄草书，挥笔而大叫，以头搥水墨中而书之，天下呼为“张颠”。醒后自视，以为神异，不可复得。后辈言笔札者，欧、虞、褚、薛，或有异论，至张长史，无间言矣。

李阳冰善小篆，自言：“斯翁之后，直至小？生。曹嘉、蔡邕，不足言也。”开元中，张怀瓘撰《书断》，阳冰、张旭并不及载。

绛州有碑，篆字与古文不同，颇为怪异。李阳冰见而寝处

其下，数日不能去。验其文是唐初，不载书者姓名，碑上有“碧落”二字，人谓之“碧落碑”。

梨园弟子有胡雏者，善吹笛，尤承恩宠。尝犯洛阳令崔隐甫，已而走入禁中。玄宗非时托以他事，召隐甫对，胡雏在侧。指曰：“就卿乞此，得否？”隐甫对曰：“陛下此言是轻臣，而重乐人也。臣请休官。”再拜将出。上遽曰：“朕与卿戏耳！”遂令曳出，才至门外，产立杖杀之。俄顷有敕释放，已死矣。乃赐隐甫绢百匹。

王积薪棋术功成，自谓天下无敌。将游京师，宿于逆旅。既灭烛，闻主人媪隔壁呼其妇曰：“良宵难遣，可棋一局乎？”妇曰：“诺。”媪曰：“第几道下子矣。”妇曰：“第几道下子矣。”各言数十。媪曰：“尔败矣。”妇曰：“伏局。”积薪暗记，明日复其势，意思皆所不及也。

韦陟有疾，房太尉使子弟问之。延入卧内，行步悉藉茵毯。房氏子弟袜而后登，侍婢皆笑。举朝以韦氏贵盛，房氏清俭，俱为美谈。

王维画品妙绝，于山水平远尤工。今昭国坊庾敬休屋壁有之。人有画《奏乐图》，维熟视而笑。或问其故，维曰：“此是《霓裳羽衣曲》第三叠第一拍。”好事者集乐工验之，一无差谬。

天宝末，有人于汾晋间古墓穴中，得所赐张果老敕书、手诏、衣服。进之，乃知其异。

白岑尝遇异人传发背方，其验十全。岑卖弄以求利。后为淮南小将，节度使高适胁取其方，然终不甚效。岑至九江，为虎所食，驿吏收其囊中，乃得真本。太原王升之写以传布。

浑瑊太师，年十一岁，随父释之防秋，朔方节度使张齐邱戏问曰：“将乳母来否？”其年立跳荡功，后二年拔石堡城，

妆龙驹岛，皆有奇效。

安禄山恩宠浸深，上前应对，杂以谐谑，而贵妃常在坐。诏令杨氏三夫人约为兄弟，由是禄山心动。及闻马嵬之死，数日叹惋。虽林甫养育之，而国忠激怒之，然其他肠，有所自也。

杨贵妃生于蜀，好食荔枝。南海所生，尤胜蜀者，故每岁飞驰以进。然方暑而熟，经宿则败，后人皆不知之。

玄宗幸蜀，至马嵬驿，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。马嵬店媪收得锦 幼一只，相传过客每一借玩，必须百钱，前后获利极多，媪因致富。

玄宗至蜀，每思张曲江则泣下。遣使韶州祭之，兼赍货币，以恤其家。其诰辞刻于白石山屋壁间。

郭汾阳自河阳人，李太尉代领其兵，旧营垒也，旧士卒也，旧旗帜也。光弼一号令之，精彩皆变。

蜀都有万里桥，玄宗至而喜曰：“吾常自知，行地万里则归！”

张巡之守睢阳，粮尽食人，以至受害。人亦有非之者。上元二年，卫县尉李翰撰《巡传》，上之。因请收葬睢阳将士骸骨，又采从来论巡守死立节不当异议者五人之辞，著于篇。

肃宗以王屿为相，尚鬼神之事，分遣女巫遍祷山川。有巫者少年盛服，乘传而行，中使随之。所至之地，诛求金帛，积载于后，与恶少年十数辈，横行州县间。至黄州，左震为刺史，震至驿，而门扃不启，震乃坏锁而入，曳巫者斩之阶下，恶少年皆死。籍其缗钱巨万，金宝堆积。悉列上而言曰：“臣已斩巫，请以所积资货，以贷贫民输税。其中使送上，臣当万死！”朝廷厚加慰奖，拜震商州刺史。

肃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，对山人李唐于便殿，顾唐曰：“念之勿怪。”唐曰：“太上皇亦应思见陛下。”肃宗涕泣。是

时张氏已盛，不由己矣。

柳芳与韦述友善，俱为史官。述卒后，所著书有未毕者，多芳与续之成轴也。

李华《含元殿赋》初成，萧颖士见之曰：“景福之上，灵光之下。”华著论言龟卜可废，可谓深识之士矣。以失节贼庭，故其文殷勤于四皓、元鲁山，极笔于权著作，心所愧也。

李翰文虽宏畅，而思甚苦涩，晚居阳翟，常从邑令皇甫鲁求音乐，思涸则奏乐，神全则缀文。

李赞皇峤，初与李奉宸回秀，同在庙堂，奉诏为兄弟。又西祖令璋，与信安王祎同产。故越郡、陇西二族，昭穆不定。一会中，或孙为祖，或祖为孙。

李稹，酒泉公义琰侄孙，门户第一，而有清名。常以爵位不如族望，官至司封郎中、怀州刺史，与人书札，惟称“陇西李稹”而不衔。

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，当时皆恶之。及后与张氏为亲者，乃为甲门。

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，有冈头卢、泽底李、土门崔，家为鼎甲。太原王氏，四姓得之为美，故呼为“鍤鏹王家”，喻银质而金饰也。

杨氏自杨震号为“关西孔子”，葬于潼亭，至今七百年，子孙犹在阌乡故宅。天下一家而已。

元结，天宝之乱，自汝瀆大率邻里，南投襄汉，保全者千余家。乃举义师，宛叶之间，有婴城捍寇之功。结，天宝中始在商余之山，称“元子”。逃难入猗玗山，或称“浪士”，渔者呼为“鰲叟”，酒徒呼为“漫叟”。及为官，呼为“漫郎”。

崔赵公尝问径山曰：“弟子出家得否？”答曰：“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非将相所为也。”

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，罢镇，行到石门，停舟，悉搜家人犀象，投于江中而去。

李廌为尚书左丞，有清德。其妹，刘晏妻也。晏方秉权，尝造廌宅，延至晏室，见其门帘甚弊。乃令潜度广狭，以粗竹织成，不加缘饰，将以赠廌。三携至门，不敢发言而去。

江左之乱，江阴尉邹待征妻薄氏为盗所掠，密以其夫官告托于村媪，而后死之。李华为《哀节妇赋》，行于当代。

郭暖，升平公主驸马也。盛集文士，即席赋诗，公主帷而观之。李端中宴诗成，有荀令、何郎之句，众称妙绝，或谓宿构。端曰：“愿赋一韵。”钱起曰：“请以起姓为韵。”复有金埒、铜山之句。暖大出名马、金帛遗之。是会也，端擅场；《送王相公之镇幽朔》，韩翃擅场；送《刘相之巡江淮》，钱起擅场。

袁傜之破袁晁，擒其伪公卿数十人，州县大具桎梏，谓必生致阙下，傜曰：“此恶百姓，何足烦人！”乃各遣笞臀而释之。

郗昂与韦陟友善，因话国朝宰相。陟曰：“谁最无德？”昂误对曰：“韦安石也。”已而惊走，出逢吉温于街中。温问：“何此苍遑？”答曰：“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，本欲言吉项，误云韦安石。”既而又失言。复鞭马而走，抵房相之第。琯执手慰问之，复以房融为对。昂有时称，忽一日触犯三人，举朝嗟叹，惟韦陟遂与之绝。

刘忠州晏，通百货之利，自言如见地上钱流。每入朝乘马，则为鞭算。居取便安，不慕华屋；食取饱适，不务兼品；马取稳健，不择毛色。

严武，少以强俊知名。蜀中坐衙，杜甫袒跣登其机案，武爱其才，终不害。然与章彝素善，再入蜀，谈笑杀之。乃卒，

母喜曰：“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官婢矣！”

大历初，关东人疫死者如麻。荥阳人郑损，率有力者，每乡大为一墓，以葬弃尸，谓之“乡葬”，翕然有仁义之声。损则卢藏用外甥，不仕，乡里号曰“云居先生”。

代宗朝，百寮立班。良久，阁门不开。鱼朝恩忽拥白刃十余人而出，宣示曰：“西番频犯郊圻，欲幸河中如何？”宰相已下，不知所对，而仓遑颇甚。给事中刘出班抗声曰：“敕使反耶屯兵无数，何不捍寇，而欲胁天子去宗庙！”仗内震声，朝恩大恐骇而退。因罢迁幸之议。

鱼朝恩于国子监高座讲《易》，尽言《鼎卦》，以挫元、王。是日，百官皆在，缙不堪其辱，载独怡然。朝恩退曰：“怒者常情，笑者不可测也。”

楚州有渔人，忽于淮中钓得古铁锁，挽之不绝，以告官。刺史李阳大集人力引之。锁穷，有青猕猴跃出水，复没而逝。后有验《山海经》云：“水兽好为害，禹锁于军山之下，其名曰‘无支奇’。”

佛法自西土，故海东未之有也。天宝末，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，大演释教，经黑海蛇山，其徒号“过海和尚。”

柳相初名载，后改名浑，佐江西幕中。嗜酒，好入廛市，不事拘检。时路嗣恭初平五岭，元载奏言：“嗣恭多取南人金宝，是欲为乱，陛下不信，试召之，必不入朝。”三伏中，遣诏使至，嗣恭不虑，请待秋凉，以修觐礼。浑入，雨泣曰：“公有大功，方暑而追，是为执政所中。今少迁延，必族灭矣！”嗣恭惧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浑曰：“健步追还表缄，公今日过江，宿石头驿乃可。”嗣恭从之。代宗谓载曰：“嗣恭不俟驾行矣！”载无以对。

元载，擅权累年 有为《都卢缘橦歌》，讽其至危之势，

载览而泣下。

韩晋公闻径山，以为妖妄，肩舆召至庭中，望其状貌，不觉生敬，乃为设食，出妻子以拜之。妻乃曰：“愿乞一号。”径山曰：“功德山。”后闻自杭至润，妇人乞号，皆得“功德山”也。

杭州有黄三姑者，穷理尽性。时径山有盛名，常倦应接，诉于三姑。姑曰：“皆自作也。试取鱼子来咬著，宁有许闹事！”径山心伏。或云夏三姑。

李丹为虔州刺史，与妹书曰：“释迦生中国，设教如周孔；周孔生四方，设教如释迦。天堂无则已，有则君子生；地狱无则已，有则小人入。”闻者以为知言。

熊执易应举，道中秋雨泥潦，逆旅有人同宿，而屡叹息者。问之，乃尧山令樊泽，将赴制举，驴劣不能进。执易乃辍所乘马，并囊中缣帛，悉与泽，以遂其往诘朝，执易乃东归。

浣池道中，有车载瓦瓮，塞于隘路。属天寒，冰雪峻滑，进退不得。日向暮，官私客旅群队，铃铎数千，罗拥在后，无可奈何。有客刘颇者，扬鞭而至，问曰：“车中瓮直几钱？”答曰：“七八千。”颇遂开囊取缣，立偿之，命僮仆登车，断其结络，悉推瓮于崖下。须臾，车轻得进，群噪而前。

元载之败，其女资敬寺尼真一，纳于掖庭。德宗即位，召至别殿，告其父死。真一自投于地，左右皆叱之。上曰：“焉有闻亲之丧，责其哭踊？”遂令扶出，闻者殒涕。

德宗在东宫，雅知杨崖州。尝令打李楷洛碑，钉壁以玩。及即位，征拜，炎有崖谷，言论持正，对见必为之加敬。岁余，颇倦。卢杞揣知，而阴中之。

卢杞除虢州刺史，奏言：“臣闻虢州有官猪数千，颇为患。”上曰：“为卿移于沙苑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同州岂非陛下百

姓，为患一也。臣谓无用之物，与人食之为便。”德宗叹曰：“卿理虢州，而忧同州百姓，宰相材也。”由是属意于杞，悉听其奏。

五节度讨魏州，王武俊来救，引水以围，官军樵采路绝。马司徒求于武俊曰：“若开路，当退军。”武俊曰：“我不会诸将讨贼，不利而退，何词以见天子？”遂令决水。官军退三十里，复下军营。

李相夷简，未登第时，为郑县丞。泾州之乱，有使走驴东去，甚急。夷简入白刺史曰：“闻京城有故，此使必非朝命，请执而问之。”果朱泚使朱滔也。

朱泚之乱，裴佖与衣冠数人佯为奴，求出城。佖貌寝，自称“甘草”。门兵曰：“此数子非人奴，如甘草者不疑。”

李令军逼神鹿仓，贼张光晟内应，晟乃得入，先斩光晟。又与骆元光争功，置毒以待。元光方食而觉，走归营，不复更出。然晟功戢兵最大也。

德宗览李令收城露布，至“臣已肃清宫禁，只谒寝园，钟虞不移，庙貌如故”，感涕失声，左右六军皆呜咽。露布，于公异之词也。议者以国朝捷书、露布无如此者。公异后为陆贽所忌，诬以家行不至，赐《孝经》一卷，坎壈而终，朝野惜之。

德宗初复宫阙，所赐勋臣第宅妓乐，李令为首，浑侍中次之。

司徒马燧讨李怀光，自太原引兵至宝鼎下营，因问其地名，答曰：“埋怀村。”乃大喜曰：“擒贼必矣。”至是果然。

韩晋公滉，闻奉天之难，以夹练囊絨盛茶末，遣健步以进御。至发军食，常自负米一石登舟，大将已下皆运，一日之中，积载数万斛，后大修石头五城，召补迎驾子弟，亦招物议也。

张凤翔闻难，尽出所有衣服，并其家人钿钗枕镜，列于小

厅，将献行在。俄顷后院火起，妻女出而投镒，镒遂与判官由水窦得出，匿村舍中。数日稍定，会镒家僮先知之，走告军中。军中计议迎镒，遂遇害也。

韩晋公自江东入觐，气概杰出。是时刘玄佐在大梁，倔强难制。滉欲必致朝觐，结为兄弟，入拜其亲。驻车三日，大出金帛赏劳，一军为之倾动，玄佐敬伏。乃使人密听滉。滉夜问孔目吏曰：“今日所费多少？”诘责颇细，玄佐笑而鄙之。

德宗既贬卢杞，然常思之。后欲稍迁，朝臣恐惧，皆有谏疏。上问李汧公曰：“卢杞何处奸耶？”勉曰：“天下以为奸邪，而陛下不知，所以为奸邪也！”

初，马司徒面雪李怀光。德宗正色曰：“惟卿不合雪人。”惶恐而退。李令闻之，请全军自备资粮，以讨凶逆。由此李、马不叶。

李今尝为制将，将军至西川，与张延赏有隙。及延赏大拜，二勋臣在朝，德宗令韩晋公和解之。每宴乐，则宰臣尽在，太常教坊音声皆至，恩赐酒馔，相望于路。

李、马二家，日出无音乐之声，则执金吾闻奏，俄顷必有中使来问：“大臣今日何不举乐？”

卢相迈，不食盐醋，同列问之：“足下不食盐醋，何堪？”迈笑而答曰：“足下终日食盐醋，复又何堪矣！”

包佶自为陈少游所困，遂命其子曰：“意欲数代不与陈氏为婚媾。”

颜鲁公之在蔡州，再从侄岷家僮银鹿始终随之。淮西贼将僭窃，问仪注于鲁公。公答曰：“老夫所记，惟诸侯朝觐之礼耳！”临以白刃视之。晏然。尝草遗表，及自为墓志、祭文，以置坐隅。竟遇害于龙兴寺。

李怀光之反，高贞公陷于河中，与吕鸣岳、张延英谋诛之。

事泄，二将遇害。怀光执之于庭，辞气不挠。又说怀光子璿，驻军四十七日。时李少保鄜，亦在险中。

窦参之败，给事中窦申止于配流。德宗曰：“吾闻申欲至，人家谓之鹊喜。”遂赐死。

阳城居夏县，拜谏议大夫；郑钢居阆乡，拜拾遗；李周南居曲江，拜校书郎。时人以为，转远转高，转近转卑。

汴州相国寺，言佛有流汗。节帅刘玄佐遽命驾，自持金帛以施之，日中，其妻子亦至。明日，复起输斋梵。由是将吏商贾，奔走道路，惟恐输货不及。乃令官为簿书，籍其所入。十日乃闭寺门，曰：“佛汗止矣！”所入盖巨万计，悉以贍军。

德宗幸梁洋，惟御骝马，号“望云骝”者。驾还京，饲以一品料，暇日牵而视之，至必长鸣四顾，若感恩之状。后老死飞龙厩中，贵戚多图写之。

马司徒孙始生，德宗命之曰：“继祖。”退而笑曰：“此有二义。”意谓“以索系祖”也。

张建封，自徐州入觐，为《朝天行》，末句云：“赖有双旌在手中，谗邪昨夜新磨了。”德宗不说。

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，李长荣则求时名以嫁子。皆自署为判官，奏曰：“臣不敢学交质罔上。”德宗从之。

李相泌，以虚诞自任。尝对客曰：“令家人速洒扫，今夜洪崖先生来宿。”有人遗美酒一榼，会有客至，乃曰：“麻姑送酒来，与君同倾。”倾之未毕，阖者云：“某侍郎取榼子。”泌命倒还之，略无作色。

李氏子为千牛，与其侪类登慈恩寺塔，穷危极险，跃出槛外，失身而坠，赖腰带挂钉，风摇久而未落。同登者惊倒槛内，不能起。院僧望急呼，一寺皆出以救。连衣为绳，久乃取之下，经宿乃苏。

李丹之弟患风疾，或说乌蛇酒可疗，乃求黑蛇，生置瓮中，酝以曲蘖，戛戛蛇声，数日不绝。及熟，香气酷烈，引满而饮之，斯须悉化为水，惟毛发存焉。

裴中令为江陵节度使，使军将谭弘受、王稹往岭南充使。向至桂林馆，为群乌所噪。王稹以石击之，乌中脑而坠死于竹林中。其同行谭弘受忽病，头痛不可前。令王稹先行去，戒迺迺相待，或先报我家，令人相接。寻裴中令梦谭弘受言：“在道为王稹所杀，掠其钱物，委尸在竹林中。两日内王稹合到，乞令公治之。”王稹至，遂付推司，捶楚优法。旬日，弘受到，知击乌之事，乃是乌鬼报仇也。

韦丹，少在东洛，尝至中桥，见数百人喧集水滨，乃渔者网得大鼉，系之桥柱，引颈四顾，似有求救之状。丹问曰：“几千钱可赎？”答曰：“五千文。”丹曰：“吾只有驴直三千，可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于是与之。放鼉水中，徒步而归。后报恩，别有传。

阳城为谏议大夫，德宗欲用裴延龄为相，诚曰：“白麻若出，吾必裂之而死。”德宗闻之以为难，竟寝之。

裴延龄，恃恩轻躁，班列惧之，惟顾少连不避延龄。尝画一雕，群鸟噪之，以献上。上知众怒如是，故益信之，而竟不大用。

韩皋，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中丞。西省故事：阁老改官，则词头送以次人。是时吕渭草敕，皋忧恐问曰：“改何官？”渭不敢告。皋劫之曰：“与公一时左降。”渭急，乃告之。皋又欲诉于宰相。渭执之，夺其靴笏，恟恟至午后三刻乃止。

贞元中，度支欲砍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，更栽小树。先符牒渭南尉张造，造批其牒曰：“近奉文牒，令伐官槐，若欲造车，岂无良木恭惟此树，其来久远。东西列植，南北成行。

辉映秦中，光临关外。不惟用资行者，抑亦曾荫学徒。拔本塞源，虽有一时之利；深根固蒂，须存百代之规。况神尧入关，先驻此树；玄宗幸岳，见立丰碑。山川宛然，原野未改。且召伯所憩，尚自保全；先皇旧游，宁宜翦伐。思人爱树，《诗》有薄言；运斧操斤，情所未忍。付司具状。”牒上，度支使仍具奏闻，遂罢。造寻入台。

李汶为商州刺史，渭南尉张弘毅过商州，汶意谓必来干我，以请馈食。须臾，吏报弘毅发去矣。汶曰：“未尝有也。”及拜御史中丞，首请为监察御史。于是弘毅有时望。

韦伦为太子少保致仕，每朝朔望，群从甥侄，候于下马桥，不减百人。

陆长源，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，韩愈为巡官，同在使幕。或讥其年辈相辽，愈闻而答曰：“大虫老鼠，俱为十二相属，何怪之有？”旬日传布于长安。

韩令为宣武军节度使，张正元为邕管经略使，王宗为寿州刺史，皆自试大理评事除拜。本寺移牒醴光寺钱，相次而至，寺监为荣。

贞元十五年，讨吴少诚，始令度支供诸道出界粮。元和十年，又加其数矣。

● 卷中

德宗自复京阙，持生事，一郡一镇，有兵必姑息之，惟浑令公奏事不过，辄私喜曰：“上必不疑我也。”

郭汾阳再收长安，任中书令，二十四考，勋业福履，人臣第一。韦太尉皋镇西川，亦二十年，降吐蕃九节度，擒论莽热以献，大招附西南夷，任太尉，封南康王，亦其次也。

韦太尉在西川，凡事设教。军士将吏婚嫁，则以熟彩衣给其夫氏，以银泥衣给其女氏，又各给钱一万，死葬称是，训练称是。内附者富赡之，远来者将迎之。极其聚敛，坐有余力，以故军府浸盛，而黎氓重困。及晚年为月进，终致刘辟之乱，天下讥之。

高贞公郢，为中书舍人九年，家无制草。或问曰：“前辈皆有《制集》，公独焚之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王言不可存于私室。”

贞元中，杨氏、穆氏兄弟，人物气概，不相上下。或言，杨氏兄弟宾客皆同，穆氏兄弟宾客各殊，以此为优劣。

穆氏兄弟四人，赞、质、员、赏。时人谓赞，俗而有格为酪；质，美而多入为酥；员，为醍醐，言粹而少用；赏为乳腐，言最凡固也。

许孟容为给事中，宦者有以台座诱之者，拒而绝之，虽不大拜，亦不为患。

德宗幸金銮院，问学士郑余庆曰：“近日有衣作否？”余庆对曰：“无之。”乃赐百缣，令作寒服。

刘太真为陈少游行状，比之齐桓、晋文，物议嚣腾。后坐贡院任情，责及前事，乃贬信州刺史。

阎案为吉州刺史，表请入道，赐名“遗荣”，隶桃源观，朝端盛赋诗以赠之。戎昱诗云：“庐陵太守近隳官，月帙初朝五帝坛。”

国子司业韦聿，皋之兄也，中朝以为戏弄。尝有人言“九宫休咎”。聿曰：“我家白方，常在西南二十年矣。”

权相为舍人，以闻望自处，尝语同僚曰：“未尝以科第为资。”郑云逵戏曰：“更有一人。”遽问：“谁？”答曰：“韦聿者也。”满座绝倒。

郑云逵与王彦伯邻居，尝有客来求医，误造云逵门。云逵知之，延入与诊候曰：“热风颇甚。”客又请药方。云逵曰：“某是给事中，若觅国医王彦伯，东邻是也。”客惊走而出。自是京城有乖宜者，皆曰“热风”。或云即刘俛也。

进士何儒亮，自外州至，访其从叔，误造郎中赵需宅。白云：“同房。”会冬至，需家致宴挥霍。需曰既是同房，便令引入就宴。姊妹妻女并在座焉。儒亮食毕徐出，需细审之，乃何氏子也。需大笑，儒亮岁余不敢出，京师自是呼为“何需郎中”。

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，育为弟子，稍长，自筮，得《蹇》之《渐》，繇曰：“鸿渐于陆，其羽可用为仪。”乃令姓陆名羽，字鸿渐。羽有文学，多意思，耻一物不尽其妙，茶术尤著。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，号陆鸿渐，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，市人沽茗不利，辄灌注之。羽于江湖称“竟陵子”，于南越称“桑苎翁”。与颜鲁公厚善，及玄真子张志和为友。羽少事竟

陵禅师智积，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，哭之甚哀，乃作诗寄情，其略云：“不羨白玉盏，不羨黄金罍。亦不羨朝入省，亦不羨暮入台。千羨万羨西江水，曾向竟陵城下来。”贞元末卒。

吴人顾况，词句清绝，杂之以诙谐，尤多轻薄。为著作郎，傲毁朝列，贬死江南。

崔膺性狂率，张建封美其才，引以为客。随建封行营，夜中大呼惊军，军士皆怒，欲食其肉，建封藏之。明日置宴，其监军使曰：“某与尚书约，彼此不得相违。”建封曰：“诺。”监军曰：“某有请，请崔膺。”建封曰：“如约。”逡巡，建封复曰：“某有请。”监军曰：“惟。”却请崔膺。合座皆笑，然后得免。

江淮客刘圆，尝谒江州刺史崔沆，称“前拾遗”。沆引坐，徐劝曰：“谏官不可自称，司直、评事可矣。”须臾，他客至，圆抑扬曰：“大理评事刘圆。”沆甚奇之。

韦应物为苏州刺史，有属官因建中乱，得国工康昆仑琵琶，至是送官，表奏入内。

江淮贾人，积米以待踊贵，图画为人，持钱一千，买米一斗，以悬于市。扬子留后徐粲杖杀之。

德宗非时召吴凑为京兆尹，便令赴上。凑疾驱诸客，至府已列筵毕。?蛭试唬孩何速？”吏对曰：“两市日有礼席，举铛釜而取之，故三五百人之馔，成立办也。”

刘潼拔涿州，兵数千归朝，法令齐整，鸡犬无遗。授行秦州刺史，理普润，军中不置更漏，不设音乐，士卒疾者，策杖问之，死者哭之。时人疑其奸雄，后拜节度而卒。

李惠登，自军校授随州刺史，自言：“吾二名，惟识惠字，不识登字。”为理清俭，不求人知。兵革之后，阖境大化。近代循吏，无如惠登者。

国子监诸馆生，沔杂无良。阳城为司业，以道德训喻，有遗亲三年者，勉之归觐，由是生徒稍变。

自天宝五年置广文馆，至今堂宇未起，材木堆积，主者或盗用之。

李实为司农卿，督责官税。萧祐居丧，输不及期，实怒召至，租车亦至，故得不罪。会有赐与，当为谢状，尝秉笔者有故，实急乃曰：“召衣齐衰者。”祐至，立为草状。实大喜，延英面荐。德宗闻居丧礼，屈指以待。及释服，明日以处士拜拾贵。祐虽工文章，善书画，好鼓琴，其拔擢乃偶然耳。

任迪简为天德军判官，军宴后至，当饮觥酒，军吏误以醋酌。迪简以军使李景略严暴，发之则死者多矣，乃强饮之，吐血而归。军中闻者皆感泣，后景略因为之省刑。及景略卒，军中请以为主。自卫佐拜御史中丞，为军使，后至易定节度使。时人呼为“呷醋节帅”。

熊执易为补阙，上疏极谏，窃示僚友归登。登惨然曰：“愿寄一名。雷霆之怒，恐足下不足以独当也。”

德宗晚年绝嗜欲，尤工诗句，臣下莫可及。每御制奉和，退而笑曰：“排公在。”俗有投石之两头置标，号曰：“排公”，以中不中为胜负也。

杜太保在淮南，进崔叔清诗百篇。德宗谓使者曰：“此恶诗，马用进！”时呼为“准敕恶诗”。

司马徒之子畅，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。文场以进。德宗未尝见，颇怪之，令使就第封杏树。畅惧，进宅，废为奉诚园，屋木尽拆入内也。

姚南仲，滑州苦于监军使薛盈珍，遣部将曹洽奏论盈珍。盈珍亦遣小使偕行。洽自度不得尽言于上，至滋水驿，夜半先杀小使，乃自杀，絰遗表于囊中。

于司空頔，方炽于襄阳，朝廷以大阍薛尚衍监其军。尚衍至，頔用数不厚待，尚衍晏如也。后旬日，请出游，及暮而归，帘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。又列犊车五十乘，实以绫彩，尚衍颌之而已，亦不形言。頔叹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

襄州人善为漆器，天下取法，谓之“襄样”。及于司空頔为帅，多酷暴。郑元镇河中，亦虐，远近呼为“襄样节度”。

史侁，榷盐于解县，初变榷法，以中朝廷。有外甥十余岁，从牟检畦，拾盐一颗以归。牟知，立杖杀之。其姊哭而出救，已不及矣。

郑相珣瑜，方上堂食，王叔文至，韦执谊遽起，延入阁内。珣瑜叹曰：“可以归矣！”遂命驾，不终食而出，自是罢相。

王叔文以度支使设食于翰林中，大会诸阍，袖金以赠。明日又至，扬言圣人适于苑中射兔，上马如飞，敢有异议者，腰斩。其日乃丁母忧。

顺宗风噤不言，太子未立，牛美人有异志。上召学士郑絪于小殿，令草立储诏。絪搦管不请，而书“立嫡以长”四字，跪而上呈。帝深然之，乃定。

宪宗固英主也，然始即位，得杜邠公，大启胸臆，以致其道，作事谋始，邠公之力也。

元和初，阴阳家言：“五福，太一在蜀。”故刘辟造五福楼，符载为之记。初，刘辟有心疾，人自外至，辄如吞噬之状。同府崔佐时，体甚肥硕，辟据地而吞，背裂血流。独卢文若至不吞，故后自惑为乱。

起居舍人韦绶以心疾废，校书郎李播亦以心疾废。播常疑遇毒，锁井而饮。散骑常侍李益，少有疑病，亦心疾也。夫心者，灵府也，为物所中，终身不痊。多思虑，多疑惑，乃疾之本也。

唐衢，周滞也。有文学，老而无成，惟善哭。每一发声，音调哀切，闻者泣下。常游太原，遇享军，酒酣乃哭，满坐不乐，主人之为罢宴。

长沙僧怀素，好草书，自言得“草圣三昧”。弃笔堆积，埋于山下，号曰“笔冢”。

梁武帝造寺，令萧子云飞白大书“萧”字。至今一萧字存焉。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，匾于小亭以玩之，号为“萧斋”。

韩愈好奇，与客登华山绝峰，度不可迈。乃作遗书，发狂恸哭。华阴令百计取之，乃下。

罗浮王先生，人或问：“为政难易？”先生曰：“简则易。”又问：“儒释同道否？”先生曰：“直则同。”

越僧灵澈，得莲花漏于庐山，传江西观察使韦丹。初，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，乃取铜叶制器，状如莲花，置盆水之上，底孔漏水。半之则沈。每昼夜十二沈，为行道之节。虽冬夏短长，云阴月黑，亦无差也。

旧百官早期，必立马于望仙建福门外，宰相于光宅车坊，以避风雨。元和初，始置待漏院。

京辅故老言：每营山陵封辄雨；至少霖淫，亦十余日矣。

元和初，洪崖冶有役者，将化为虎，群众呼，以水沃之，乃不得化。或问荅谿子：“是何谓也？”答曰：“阳极而阴，晦极而明，为雷为电，为雪为霜，形之老之死之，八窍者卵，九窍者胎，推迁之变化也。燕雀为蛤，野鸡为蜃，虾蟆为鹑，吞蛹为蛾，蚯蚓为百合，腐草为萤火，乌足之根为蛴螬，久竹生青蜓，田鼠为鴽，老 为猿，陶蒸之变化也。仁而为暴，圣而为狂，雌鸡为雄，男子为女人，为蛇为虎，耗乱之变化也。是必生化而后气化，气化而后形化，俗言四指者，天虎也；五

指者，人虎也。惟道德者穷焉。”

松脂入地千岁为茯苓，茯苓千岁为琥魄，琥魄千岁为{毳

疹玉，愈久则愈精也。鸛鸟千岁为鸛，愈老则愈毒也。

南中山川，有鸛之地，必有犀牛；有沙虱水弩之处，必有鸛瑯，及生可疗之草。

张氏嘉贞生延赏，延赏生弘靖。国朝已来，祖孙三代为相，惟此一家。弘靖既拜，荐韩皋自代。韩氏休生滉，滉生皋，二代为相，一为左仆射，终不登廊庙。

高贞公致仕，制云：“以年致政，抑有前闻。近代寡廉，罕由斯道。”是时杜司徒年七十，无意请老。裴晋公为舍人，以此讥之。

苗夫人，其父太师也，其舅张河东也，其夫延赏也，其子弘靖也，其子婿韦太尉也。近代衣冠妇人之贵，无如此者。

李锜之擒也，侍婢一人随之。锜夜则裂衿自书管榷之功，言为张子良所卖。教侍婢曰：“结之衣带。吾若从容奏对，当为宰相，扬、益节度；不得，从容受极刑矣。吾死，汝必入内，上必问汝，汝当以此进之。”及锜伏法，京城三日大雾不开，或闻鬼哭。宪宗又得帛书，颇疑其冤，内出黄衣二袭，赐锜及子。敕京兆府收葬之。

李錡锜之从父兄弟也。为宋州刺史，闻锜反状恸哭，悉驱妻子奴婢无长幼，量其颈为枷，自拘于观察使。朝廷闻而愍之，薄贬而已。

裴相垫尝应宏词，崔枢考不中第。及为相，擢枢为礼部侍郎，笑而谓曰：“此报德也。”枢惶恐欲坠阶，又笑曰：“此言戏耳！”

宪宗久亲政事，忽问：“京兆尹几员？”李吉甫对曰：“

京兆尹三员，一中大尹，二员少尹。”时人谓之善对。

独狐郁，权相子婿，历掌内职纶诏，有美名。宪宗尝叹曰：“我女婿不如德舆女婿。”

韦相贯之，为尚书右丞，入内，僧广宣赞门曰：“窃闻阁下不久拜相。”贯之叱曰：“安得不轨之言！”命纸草奏，僧恐惧走出。

长安中，争为碑志，若市贾然。大官薨卒，造其门如市，至有喧竞构致，不由丧家。是时裴均之子，将图不朽，积缣帛万匹，请于韦相。贯之举手曰：“宁饿死，不苟为此也。”

杜羔有至行，其父为河北一尉而卒。母氏非嫡，经乱不知所之。羔尝抱终身之戚。会堂兄兼为泽潞判官，尝鞠狱于私第，有老妇辩对，见羔出入，窃谓人曰：“此少年状类吾儿。”诘之，乃羔母也。自此迎侍而归。又往来河北求父厝所，邑中故老已尽，不知所询，馆于佛庙，日夜悲泣。忽睹屋柱烟煤之下，见字数行，拂而视之，乃其父遗迹，言：“后我子孙，若求吾墓，当于某村某家询之。”羔号泣而往，果有老父年八十岁余，指其邱垅，因得归葬。羔至工部尚书致仕。

衢州余氏子，名长安，父叔二人，为同郡方全所杀。长安八岁自誓，十七乃复讎，大理断死。刺史元锡奏言：“臣伏见余氏一家，遭横祸死者，实二平人；蒙显戮者，乃一孝子。”又引《公羊传》“父不受诛，子得讎”之义，请下百僚集议其可否，词甚哀切。时裴中书垫当国，李刑部鄘司刑，事竟不行。有老儒薛伯高遗锡书曰：“大司寇是俗吏，执政柄乃小？生，余氏子宜其死矣！”

孔戣为华州刺史，奏江淮海味，无堪道路扰人，并其类数十条上。后欲用戣，上不记名，问裴晋公，不能答。久之方省，乃拜戣岭南节度使。有殊政，南中士人死于流窜者，子女皆为

嫁之。

李邕为衢州刺史，以侯高试守县令。高策杖入府，以议百姓，亦近代所难也。

宪宗问赵相宗儒曰：“人言卿在荆州，球场草生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死罪！有之，虽然草生，不妨球子往来。”上为之启齿。

郑阳武，常言欲为《易》比，以三百八十四爻，各比以人事。又云：“玄义之有庄周，犹禅律之有维摩诘，欲图画之，俱恨未能。”

王相注《太玄经》，常取以卜，自言：“所中多于《易》筮。”

蒋乂撰《宰臣录》，每拜一相，旬月必献一卷，故得物议所嗤。

陈谏者，市人，强记。忽遇染人岁籍，所染绫帛寻丈尺寸，为簿合围。谏泛览悉记之。州县籍帐，凡所一阅，终身不忘。

王仲舒为郎中，与马逢有善。每责逢曰：“贫不可堪，何不求碑志见救？”逢笑曰：“适有人走马呼医，立可待否？”

裴佶常话：少时姑夫为朝官，有雅望。佶至宅看其姑，会其朝退，深叹曰：“崔昭何人众口称美，此必行贿赂者也。如此安得不乱？”言未竟，阍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。姑夫怒呵阍者，将鞭之。良久，束带强出。须臾，命茶甚急，又命酒馔，又令秣马、饭仆。姑曰：“前何倨而后何恭也？”及入门，有得色，揖佶曰：“且憩学院中。”佶未下阶，出怀中一纸，乃昭赠官绝千匹。

吕元膺为鄂岳都团练使，夜登城，女墙已锁。守陴者曰：“军法：夜不可开。”乃告言中丞自登。守者又曰：“夜中不辨是非，虽中丞亦不可！”元膺乃归，明日擢守陴者为大职。

王锬累任大镇，财货山积，有旧客诫锬以积而能散之义。后数日，客复见锬。锬曰：“前所见教，诚如公言，已大散矣。”客曰：“请问其目？”锬曰：“诸男各与万贯，女婿各与千贯矣！”

张圆者，韩弘旧吏。初，弘秉节，事无大小委之。后乃奏贬，圆多怨言，乃量移，诱至汴州，极欢而遣，次八角店，白日杀之，尽收所赂而还。

于頔任高洪，苛刻剥下，一道苦之。小将陈仪，白日袖刃，刺洪于府，群胥奔溃。洪走案库而伏，中刃七八不死。

武相元衡遇害，朝官震恐，多有上疏，请不穷究。惟尚书左丞许孟容奏言：“当罪京兆尹，诛金吾铺官，大索求贼。”行行然有前辈风采。时京兆尹裴武问吏，吏曰：“杀人者未尝得脱。”数日，果擒贼张晏辈。

裴晋公为盗所伤刺，隶人王义捍刃死之。公乃自为文以祭，厚给其妻子。是岁进士撰《王义传》者，十有二三。

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，李安邑最著，如爵邑焉。及卒，太常议谥，度支郎中张仲方驳曰：“吉甫议信不著，又兴兵戎，以害生物，不可美谥。”其子上诉，乃贬仲方。

李载者，燕代豪杰，常臂鹰携妓以猎，旁若无人。方伯为之前席，终不肯任。载生栖筠，为御史大夫，磊落可观，然其器不及父。栖筠生吉甫，任相国八年，柔而多智。公惭卿，卿惭长，近之矣。吉甫生德裕，为相十年，正拜太尉，清真无党。

李司空愬之讨吴元济也，破新栅，擒贼将李祐，将斩而后免之，解衣辍食，与祐卧起帐中半岁，推之肝胆，然后授以精甲，使为先锋。虽祐妻子在贼中，愬不疑也。夜冒风雪，行一百六十里，首缚元济而成大功，乃祐之力也。

德宗建中元年，贬御史中丞元令柔；二年，贬御史中丞袁

高；三年，贬御史中丞严郢；四年，贬御史中丞杨瑒。皆四月晦，谈者为异。及元和擒刘辟、李锜、吴元济，行大刑者，皆十一月朔。岂偶然耳！

鉴虚为僧，颇有风格，而出入内道场，卖弄权势，杖杀于京兆府。城中言鉴虚煮羊胛，传以为法。

卢昂，主福建盐铁，赃罪大发，有瑟瑟枕，大如半斗，以金床承之。御史中丞孟简案鞫旬月，乃得而进。宪宗召市人估其价直，或云：“至宝无价。”或云：“美石，非真瑟瑟也。”

京城贵游尚牡丹，三十余年矣。每春暮，车马若狂，以不耽玩为耻。执金吾铺官围外，寺观种以求利，一本有直数万者。元和末，韩令始至长安，居第有之，遽命剷去，曰：“吾岂效儿女子耶！”

郝玘镇良原，捕吐蕃而食之，西戎大惧。宪宗召欲授钺，睹其老耄乃止。

王忱为盩厔镇将，清苦肃下，有军士犯禁，杖而枷之，约曰：“百日而脱。未及百日而脱者有三：我死则脱，尔死则脱，天子之命则脱。非此，臂可折，约不可改也。”由是秋毫不犯。

太和公主出降回鹘，上御通化门送之，百僚立班于章敬寺门外。公主驻车幕次，百僚再拜，中使将命出幕，答拜而退。

长庆初，赵相宗儒为太常卿，赞郊庙之礼。时罢相二十余年，年七十六，众论伏其精健。右常侍李益笑曰：“是仆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。”

田令既为成德所害，天子召其子布于泾州，与之举哀，而授魏博节度。布乃尽出妓乐，舍鹰犬哭曰：“吾不回矣！”次魏郊三十里，跣足被发而入。后知力不可报，密为遗表，伏剑而终。

韦山甫，以石流黄济人嗜欲，故其术大行，多有暴风死者。

其徒盛言：“山甫与陶贞白，同坛受箓。”以为神仙之俦。长庆二年，卒于余干。江西观察使王仲舒遍告人曰：“山甫老病而死，死而速朽，无小异于人者。”

苏州重玄寺阁，一角忽垫，计其扶荐之功，当用钱数千贯。有游僧曰：“不足劳人，请一夫斫木为楔，可以正也。”寺主从之。僧每食毕，辄持楔数十，执柯登阁，敲榑其间，未逾月，阁柱悉正。

旧说：圣善寺阁，常贮醋数十瓮，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霆也。

王彦伯自言医道将行，时列三四灶，煮药于庭。老少塞门而请，彦伯指曰：“热者饮此，寒者饮此，风者饮此，气者饮此。”皆饮之而去。翌日，各负钱帛来酬，无不效者。

宋清，卖药于长安西市。朝官出入移贬，清辄卖药迎送之。贫士请药，常多折券，人有急难，倾财救之。岁计所入，利亦百倍。长安言：“人有义声，卖药宋清。”

扬州有王生者，人呼为“王四舅”，匿迹货殖，厚自奉养，人不可见。扬州富商大贾，质库酒家，得王四舅一字，悉奔走之。

窦氏子，言家方盛时，有奴厚敛群从数宅之资，供白麦面。医云：“白麦性平。”由是恣食不疑，凡数岁，未尝生疾。其后有奴告其谬妄，所输面乃常麦，非白麦也。群从诸宅，一时暴热皆发。

故老言：五十年前，多患热黄，坊曲必有大署其门，以烙黄为业者。灞浐水中，常有昼至暮去者，谓之“浸黄”。近代悉无，而患腰脚者众耳，疑其茶为之也。

凡射知雉兔头脚之法，云：先以加其头，次减其脚，以见脚除头，以本头除脚。飞者在上，走者在下。

古之屋室，中为牖，东为户。故今语曰：“二十三日正南，二十五日当户。”

或说天下未有兵甲时，常多刺客。李汧公勉为开封尉，鞫狱，狱囚有意气者，感勉求生。勉纵而逸之。后数岁，勉罢秩，客游河北，偶见故囚。故囚喜迎归，厚待之，告其妻。曰：“此活我者，何以报德？”妻曰：“偿缣千匹可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妻曰：“二千匹可乎？”亦曰：“未也。”妻曰：“若此，不如杀之。”故囚心动。其僮哀勉，密告之。勉褰衣乘马而逸。比夜半，行百余里，至津店。店老父曰：“此多猛兽，何敢夜行？”勉因话言。言未毕，梁上有人瞥下曰：“我几误杀长者！”乃去。未明，携故囚夫妻二首，以示勉。

贞元中，长安客有买妾者，居之数年，忽尔不知所之。一夜，提人首而至，告其夫曰：“我有父冤，故至于此，今报矣。”请归，泣涕而诀，出门如风。俄顷却至，断所生二子喉而去。

● 卷下

宰相自张曲江之后，称房太尉、李梁公为重德。德宗朝，则崔太傅尚用，杨崖州尚文，张凤翔尚学，韩晋公尚断，乃一时之风采。其后贞元末年，得高贞公郢门下，亦足坐镇风俗。宪宗朝，则有杜郾公之器量，郑少保之清俭，郑武阳之精粹，李安邑之智计，裴中书之秉持，李仆射之强贞，韦河南之坚正，裴晋公之宏达，亦各行其志也。

凡拜相礼，绝班行，府县载沙填路，自私第至子城东街，名曰：“沙堤”。有服假，或百僚问疾，有司就私第设幕次排班。每元日、冬至立仗，大官皆备珂伞、列烛，有至五六百炬者，谓之“火城”。宰相火城将至，则众少皆扑灭以避之。

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，处分百司有堂帖，不次押名曰“花押”。黄敕既行，下有小异同曰“帖黄”，一作“押黄”。

宰相相呼为“元老”，或曰“堂老”。两省相呼为“阁老”。尚书丞、郎、郎中相呼为“曹长”。外郎、御史、遗补相呼为“院长”。上可兼下，下不可兼上，惟侍御史相呼为“端公”。

两省谗起居郎为“螭头”，以其立近石螭也。中书、门下官并于西省？上事，以便礼仪。五品已上，宰相送之，仍并廊参。

长庆初，上以刑法为重，每有司断大狱，又令中书舍人一员，参酌而出之。百司呼为“参酌院”。

南省故事：左右仆射上，宰相皆送，监察御史捧案，员外郎捧笔，殿中侍御史押门，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。而朝论以为臣下比肩事主，仪注太重，元和已后，悉去旧仪，惟乘马入省门如故。上讫，宰相百僚会食都堂。

国初至天宝，常重尚书，故房梁公言李纬好髭须，崔日知有望省楼，张曲江论牛仙客，皆其事也。兵兴之后，官爵浸轻，八座用之酬勋不暇，故今议者以丞、郎为贵。

元和末，有敕申明：父子、兄弟无同省之嫌。自是杨于陵任尚书，其子嗣复立郎署，兄弟分曹者亦数家。

自开元二十二年，吏部置南院，始悬长名，以定留放。时李林甫知选，宁王私谒十人，林甫曰：“就中乞一人卖之。”于是放选榜云：“据其书判，自合得留。缘嘱宁王，且放冬集。”

裴仆射遵庆，罢相知选，朝廷优其年德，令就宅注官。自宣平坊榜引仕子以及东市西街。时人以为盛事。

长庆初，李尚书绛议置郎官十人，分判南曹。吏人不便，旬日出为东都留守。自是选曹成状，常亦速毕也。

李建为吏部郎中，常言于同列曰：“方今俊秀，皆举进士。使仆得志，当令登第之岁，集于吏部，使尉紫县。既罢又集，乃尉两畿，而升于朝。大凡中人，三十成名，四十乃至清列，迟速为宜。既登第，遂食禄；既食禄，必登朝。谁不欲也无淹翔以守常限，无纷竞以求再捷，下曹得其修举，上位得其历试。就而言之，其利甚博。”议者多之。

吏部甲库，有朱泚伪黄案数百道，省中常取戏玩，已而藏之。柳辟知甲库，白执政，于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。

郎官故事：吏部郎中二厅，先小铨，次格式；员外郎二厅，先南曹，次废置。刑部分四馥，户部分两赋，其制尚矣。

旧说吏部为省眼，礼部为南省，舍人、考功、度支为振行

比部得廊下食，以饭从者，号“比盘”。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“都公”。省下语曰：“后行祠、屯，不博中行都、门；中行刑、户，不博前行驾、库。

故事：度支案，郎中判入，员外判出，侍郎总统押案而已。贞元已后，方有使额也。

郎官当直，发敕为重。水部员外郎刘约直宿，会河北系囚，配流岭南，夜发敕。直宿令史不更事，惟下岭南，不下河北。旬月后，本州闻奏，约乃出官。

贞元末，有郎官四人，自行军司马赐紫而登郎署，省中谑为“四军紫”。

御史故事：大朝会则监察押班，常参则殿中知班，入阁则侍御史监奏。盖含元殿最远，用八品；宣政其次，用七品，紫宸最近，用六品；殿中得立五花砖，绿衣，用紫案褥之类，号为“七贵”。监察院长与同院礼，隔语曰：“事长如事端。”凡上堂，绝言笑，有不可忍，杂端大笑，则合座皆笑，谓之“烘堂”。烘堂不罚。大夫、中丞入三院，罚直尽放，其轻重尺寸由于吏人，而大者存之黄卷。三院上堂有除改者，不得终食，惟刑部郎官得终之。

王某云：往年任官同州，见御史出按回，止州驿，经宿不发，忽索杂案，又取印历，锁驿甚急，一州大扰。有老吏窃哂，乃因庖人以通宪胥，许百缣为赠。明日未明，已启驿门，尽还案牍。御史乘马而去。

崔蘧为监察，巡囚至神策军，为吏所陷，张盖而入，讽军中索酒食，意欲结欢。窦文场怒奏，立敕就台，鞭于直厅而流血。自是巡囚不至禁军也。

宝应二年，大夫严武奏，在外新除御史，食宿私舍非宜。自此乃给公券。

元和中，元稹为监察御史，与中使争驿厅，为其所辱。始敕节度、观察使、台官与中使，先到驿者得处上厅，因为定制。

每大朝会，监察御史押班不足，则使下御史，因朝奏者摄之。

谏院以章疏之故，忧患略同。台中则务苛礼，省中多事，旨趣不一。故言：“遗补相惜，御史相憎，郎官相轻。”

开元已前，有事于外，则命使臣，否则止。自置八节度、十采访，始有坐而为使，其后名号益广。大抵生于置兵，盛于兴利，普于衔命，于是为使则重，为官则轻。故天宝末，佩印有至四十者。大历中，请俸有至千贯者。今，在朝有太清宫使、太微宫使、度支使、盐铁使、转运使、知匭使、宫苑使、闲廐使、左右巡使、分察使、监察使、馆驿使、监仓使、左右街使；外任则有节度使、观察使、诸军使、押蕃使、防御使、经略使、镇遏使、招讨使、榷盐使、水陆运使、营田使、给纳使、监牧使、长春宫使、团练司使、黜陟使、抚巡使、宣慰使、推复使、选补使、会盟使、册立使、吊祭使、供军使、粮料使、知杂使；此是大略。经置而废者不录。宦官内外，悉属之使。旧为权臣所管，州县所理，今属中人者有之。

开元日，通不以姓而可称者，燕公、曲江、太尉、鲁公；不以名而可称者，宋开府、陆充公、王右丞、房太尉、郭令公、崔太傅、杨司徒、刘忠州、杨崖州、段太尉、颜鲁公；位卑而著名者，李北海、王江宁、李馆陶、郑广文、元鲁山、萧功曹、张长史、独孤常州、杜工部、崔比部、梁补阙、韦苏州、戴容州；二人连言者，岐薛、姚宋、燕许、元王、常杨、萧李；又有罗钳吉网，员推韦状。又有四夔、四凶。

大历已后，专学者有蔡广成《周易》，强象《论语》，啖助、赵匡、陆质《春秋》，施士丐《毛诗》，刁彝、仲子陵、

韦彤、裴茵讲《礼》，章廷珪、薛伯高、徐润并通经。其余地理则贾仆射，兵赋则杜太保，故事则苏冕、蒋乂，历算则董和，天文则徐泽，氏族则林宝。

张参为国子司业，年老，常手写九经，以谓“读书不如写书。”

熊执易类《九经》之义，为《化统》五百卷，四十年乃就，未及上献，卒于西川。武相元衡欲写进，其妻薛氏虑坠失，至今藏于家。

高定，贞公郢之子也。为《易》，合八出以画八卦，上圆下方，合则为重，转则为演，七转而六十四卦，六甲八节备焉。著《外传》二十三篇。定，小字董二，时人多以小字称。年七岁，读书至《牧誓》，问父曰：“奈何以臣伐君？”答曰：“应天顺人。”又问曰：“用命赏于祖，不用命戮于社，岂是顺人？”父不能对。年二十三，为京兆府参军，卒。

董和，究天地阴阳历律之学，著《通乾论》十五卷成。至荆南，节度裴胄之问，董生言曰：“日常右转，星常左转，大凡不满三万年，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。然必有差，约八十年差一度。自汉文三年甲子冬至日，在斗二十二度，至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，在斗九度，九百六十一年，差十三度矣。”

贞元五年，初置中和节。御制诗，朝臣奉和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，天下荣之。

楚僧灵，律行高洁，而能为文。吴僧皎然，亦名昼，盛工篇什，著《诗评》三卷，及卒，德宗降使取其遗文。近代文僧，二人首出。

韦应物，立性高洁，鲜食寡欲，所坐焚香扫地而坐。其为诗驰骤，建安以还，各得其风韵。

李益，诗名早著，有《征人歌且行》一篇，好事者画为图障。又有云：“同乐峰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。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”天下亦唱为乐曲。

沈既济撰《枕中记》，庄生寓言之类。韩愈撰《毛颖传》，其文尤高，不下史迁。二篇真良史才也。

张登，长于小贼，气宏而密，间不容发，有织成隐起，往往蹙金之状。

近代有造谤而著书，《鸡眼》、《苗登》二文。有传蚁穴而称，李公佐南柯太守；有乐妓而工篇什者，成都薛涛；有家僮而善章句者，郭氏奴。皆文之妖也。

进士为时所尚久矣。是故俊乂实集其中，由此出者，终身为闻人。故争名常切，而为俗亦弊。其都会谓之“举场”，通称谓之“秀才”。投刺谓之“乡贡”，得第谓之“前进士”。互相推敬谓之“先辈”，俱捷谓之“同年”。有司谓之“座主”。京兆府考而升者，谓之“等第”。外府不试而贡者，谓之“拔解”。将试各相保任，谓之“合保”。群居而赋，谓之“私试”。造请权要，谓之“关节”。激扬声价，谓之“还往”。既捷，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，谓之“题名”。会大宴于曲江亭子，谓之“曲江会”。籍而入选，谓之“春闱”。不捷而醉饱，谓之“打”。匿名造谤，谓之“无名子”。退而肄业，谓之“过夏”。执业而出，谓之“夏课”。挟藏入试，谓之“书策”。此是大略也。其风俗系于先达，其制置存于有司。虽然，贤士得其大者，故位极人臣，常十有二三，登显列十有六七，而张睢阳、元鲁山有焉，刘辟、元脩有焉。

开元二十四年，考功郎中李昂，为士子所轻诋，天子以郎署权轻，移职礼部，始置贡院。天宝中，则有刘长卿、袁成用分为朋头，是时常重东府西监。至贞元八年，李观、欧阳詹犹

以广文生登第，自后乃群奔于京兆矣。

贞元十二年，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，蔡南史、独孤申叔播为乐曲，号“义阳子”。有《团雪散云》之歌。德宗闻之怒，欲废科举，后但流斥南史、申叔而止。

或有朝客讥宋济曰：“近日白袍子何太纷纷？”济曰：“盖由绯袍子、紫袍子纷纷化使然也。”

宋济，老于文场，举止可笑，尝试赋，误失官韵，乃抚膺曰：“宋五又坦率矣！”由是大著名。后礼部上甲乙名，德宗先问曰：“宋五免坦率否？”

元和已后，为文笔，则学奇诡于韩愈，学苦涩于樊宗师；歌行，则学流荡于张籍；诗草，则学矫激于孟郊，学浅切于白居易，学淫靡于元稹。俱名为《元和体》。大抵天宝之风尚党，大历之风尚浮，贞元之风尚荡，元和之风尚怪也。

建中初，金吾将军裴冀曰：“若使礼部先时颁天下，曰：“某年试题取某经，某年试题取某史，至期果然。亦劝学之一术也。”

崔元翰为杨崖州所知，欲拜补阙，恳曰：“愿得进士，由此独步场中。”然亦不晓呈试，故先求题目为地。崔敖知之，旭日都堂始开，敖盛气白侍郎曰：“若试《白云起封中赋》，傲请退。”侍郎为其所中，愕然换其题。是岁二崔俱捷。

熊执易通于《易》理，会建中四年试《易》、《知险阻》论，执易端坐剖析，倾动场中，乃一举而捷。

李直方，尝第果实名，如贡士之目者，以绿李为首，楞梨为副，樱桃为三，甘子为四，蒲桃为五。或荐荔枝，曰：“寄举之首。”又问：“栗如之何？”曰：“取其实事，不出八九。”始范晔以诸香品时辈，后侯朱虚撰《百官本草》，皆此类也。其升降义趣，直方多则而效之。

韩愈引致后进，为求科第，多有投书请益者，时人谓之“韩门弟子”。愈后官高，不复为也。

宋沆为太乐令，知音，近代无比。太常久亡徵调，沆乃考钟律而得之。

李汧公，雅好琴，常断桐，又取漆桶为之，多至数百张，求者与之。有绝代者，一名响泉，一名韵磬，自宝于家。京师人以樊氏、路氏琴为第一，路氏琴有房太尉石枕，损处惜之不理。

蜀中雷氏斫琴，常自品第，第一者以玉徽，次者以瑟瑟徽，又次者以金徽，又次者螺蚌之徽。

张相弘靖，少时夜会名客，观郑宥调二琴至切。各置一榻，动宫则宫应，动商则商应，稍不切，乃不应。宥师董庭兰，尤善泛声、祝声。

韩会与名辈号为“四夔”，会为夔头，而善歌妙绝。

李舟好事，尝得村舍烟竹，截以为笛，坚如铁石，以遗李牟。牟吹笛天下第一，月夜泛江，维舟吹之，寥亮逸发，上彻云表。俄有客独立于岸，呼船请载。既至，请笛而吹，甚为精壮，山河可裂。牟平生未尝见。及入破，呼吸盘礴，其笛应声粉碎，客散不知所之。舟著记，疑其蛟龙也。

李牟，秋夜吹笛于瓜洲，舟楫甚隘。初发调，群动皆息。及数奏，微风飒然而至。又俄顷，舟人贾客，皆有怨叹悲泣之声。

赵璧，弹五弦，人问其术，答曰：“吾之于五弦也，始则心驱之，中则神遇之，终则天随之。吾方浩然，眼知耳，目如鼻，不知五弦之为璧，璧之为五弦也。”

李袞善歌，初于江外，而名动京师。崔昭入朝，密载而至，乃邀宾客，请第一部乐，及京邑之名倡，以为盛会。给言表弟，

请登末坐，令袞弊衣以出，合坐嗤笑。顷命酒，昭曰：“欲请表弟歌。”坐中又笑。及啞喉一发，乐人皆大惊曰：“此必李八郎也。”遂罗拜阶下。

于頔司空，尝令客弹琴。其嫂知音，听于帘下，曰：“三分中，一分箏声，二分琵琶声，绝无琴韵。”

于司空頔，因韦太尉奉圣乐，亦撰《顺圣乐》以进，每宴必使奏之。其曲将半，行缀皆伏，独一卒舞于其中。幕客韦绶笑曰：“何用穷兵独舞。”言虽诙谐，一时亦有谓也。頔又令女妓为六佾舞，声态壮妙，号《孙武顺圣乐》。

于司空以乐曲有《想夫怜》，其名不雅，将改之。有笑者曰：“南朝相府曾有瑞莲，故歌《相府莲》，自是后人语讹，相承不改耳。”

旧说：董仲舒墓门，人过皆下马，故谓之“下马陵”，后人语讹为“虾蟆陵”。今荆襄人呼“提”为“堤”，晋绛人呼“梭”为“”，关中人呼“稻”为“讨”，呼“釜”为“付”，皆讹谬所习，亦曰“坊中语”也。

风俗贵茶，茶之名品益众。剑南有蒙顶石花，或小方，或散牙，号为第一。湖州有顾渚之紫笋，东川有神泉、小团，昌明、兽目，峡州有碧涧、明月、芳涩、茱萸簪，福州有方山之露牙，夔州有香山，江陵有南木，湖南有衡山，岳州有浣湖之含膏，常州有义兴之紫笋，婺州有东白，睦州有鸠沉，洪州有西山之白露。寿州有霍山之黄牙，蕲州有蕲门团黄，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。

酒则有郢州之富水，乌程之若下，荥阳之土窟春，富平之石冻春，剑南之烧春，河东之乾和薄萄，岭南之灵谿、博罗，宜城之九酝，浔阳之湓水，京城之西市腔，虾蟆陵郎官清、阿婆清。又有三勒浆类酒，法出波斯。三勒者谓庵摩勒、毗梨勒、

诃梨勒。。

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，蜀之麻面、屑末、滑石、金花、长麻、鱼子、十色笺，扬之六合笺，韶之竹笺，蒲之白蒲、重抄，临川之滑薄。又宋毫间有织成界道绢素，谓之乌丝栏、朱丝栏，又有茧纸。

凡货贿之物，侈于用者，不可胜纪。丝布为衣，麻布为囊，毡帽为盖，革皮为带，内邱白瓮瓿，端溪紫石砚，天下无贵贱通用之。

初，诙谐自贺知章，轻薄自祖咏，诨语自贺兰广、郑涉。近代咏字有萧昕，寓言有李纾，隐语有张著，有警有李舟，张戔，歇后姚岷、叔孙羽，讹语影带有李直方、独孤申叔，题目人有曹著。

长安风俗，自贞元侈于游宴，其后或侈于书法、图画，或侈于博奕，或侈于卜祝，或侈于服食，各有所蔽也。

古之饮酒，有杯盘狼籍、杨斛绝纓之说。甚则甚矣，然未有言其法者。国朝麟德中，璧州刺史邓弘庆，始创平、索、看、精四字令，至李稍云而大备。自上及下，以为宜然。大抵有律令，有头盘，有抛打，盖工于举场，而盛于使幕、衣冠。有男女杂履舄者，有长幼同灯烛者，外府则立将校而坐妇人，其弊如此。又有击球、畋猪之乐，皆溺人者也。

今之博戏，有长行最盛。其具有局、有子，子有黄黑各十五，掷采之骰有二。其法生于握槊，变于双陆。天后梦双陆而不胜，召狄梁公说之。梁公对曰：“宫中无子之象是也。”后人新意，长行出焉。又有小双陆、围透、大点、小点、游谈、凤翼之名，然无如长行也。鉴险易者，喻时事焉；适变通者，方《易》象焉。王公大人，颇或耽玩，至有废庆吊，忘寝休，辍饮食者。乃博徒是强名争胜。谓之“撩零”，假借分画谓之

“囊家”，囊家什一而取，谓之“乞头”。有通宵而战者，有破产而输者，其工者近有浑镐、崔师本首出。围棋次于长行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、杨苾首出。如弹棋之戏甚古，法虽设，鲜有为之；其工者，近有吉逵、高越首出焉。

贞元中，董叔儒进博一局，并《经》一卷，颇有新意，不行于时。

洛阳令崔师本，又好为古之擲蒲。其法：三分其子，三百六十，限以二关，人执六马，其骰五枚，分上为黑，下为白。黑者刻二为犊，白者刻二为雉。擲之全黑者为卢，其采十六；二雉三黑为雉，其采十四；二犊三白为犊，其采十；全白为白，其采八。四者贵采也——为十二，塞为十一，塔为五，秃为四，擲为三，臬为二。六者杂采也。贵采得连擲，得打马，得过关，余采则否。新加进九退六两采。

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，故天下货利，舟楫居多。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，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。江淮篙工不能入黄河。蜀之三峡、河之三门、南越之恶谿、南康之赣石，皆险绝之所，自有本处人为篙工。大抵峡路峻急，故曰“朝发白帝，暮彻江陵”。四月、五月为尤险时，故曰“滟滪大如马，瞿塘不可下；滟滪大如牛，瞿塘不可留；滟滪大如幞，瞿塘不可触。”扬子、钱塘二江者，则乘两潮发棹，舟船之盛，尽于江西，编蒲为帆，大者或数十幅，自白沙沂流而上，常待东北风，谓之潮信。七月、八月有上信，三月有鸟信，五月有麦信。暴风之候，有抛车云，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。江湖语云：“水不载万。”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。然则大历、贞元间，有俞大娘航船最大，居者养生、送死、嫁娶悉在其间，开巷为圃，操驾之工数百，南至江西，北至淮南，岁一往来，其利甚博，此则不啻载万也。洪鄂之水居颇多，与屋邑殆相半。凡大船必

为富商所有，奏商声乐，众婢仆，以据舵楼之下，其间大隐，亦可知矣。

南海舶外国船也，每岁至安南、广州。师子国舶最大，梯而上下数丈，皆积宝货。至则本道奏报，郡邑为之喧阗。有蕃长为主领，市舶使籍其名物，纳舶脚，禁珍异，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。舶发之后，海路必养白鸽为信。舶没，则鸽虽数千里，亦能归也。

舟人言：鼠亦有灵，舟中群鼠散走，旬日必有覆溺之患。

海上居人，时见飞楼如绡构之状，甚壮丽者；太原以北，晨行则烟霭之中，睹城阙状，如女墙、雉堞者，皆《天官书》所说气也。

南海人言：海风四面而至，名曰“飓风”。飓风将至，则多虹霓，名曰“飓母”。然三五十年始一见。

或曰：雷州春夏多雷，无日无之。雷公秋冬则伏地中，人取而食之，其状类鼈。又与黄鱼同食者，人皆震死。亦有收得雷斧、雷墨者，以为禁药。

龙门人皆言善游于悬水，接水上下如神。然寒食拜必于河滨，终为水溺死也。

近代杜邠公自西川除江陵，五月下峡，官舟千艘，不损一只。旧语曰：“五月下峡，死而不吊。”此特邠公之洪福，自古未之有也。

旧言：春水时至，鱼登龙门，有化龙者。今汾晋山穴间，龙蛻骨角甚多，人采以为药，有五色者。

剑南元无蝎，尝有人任主簿，将蝎之任，而有之，今呼为“主簿虫”也。

江东有蚊母鸟，亦谓之吐蚊鸟，夏则夜鸣，吐蚊于丛苇间，湖州尤甚。南中又有蚊子树，实类楷杷，熟则自裂，蚊尽出而

空壳矣。

剑南人之采獐豸然者，获一獐豸然则数十獐豸然可尽得矣。何哉其獐豸然性仁，不忍伤类，见被获者，聚族而啼，虽杀之，终不去也。噫，此乃兽之状，人之心也。乐羊食其子，史牟杀其甥，则人之状，兽之心也。

猩猩者好酒与屐，人有取之者，置二物以诱之。猩猩始见，必大骂曰：“诱我也！”乃绝走远去，久而复来，稍稍相劝，俄顷俱醉，其足皆绊于屐，因遂获之。或有其图而赞曰：“尔形惟猿，尔画惟人，言不忝面，智不周身。淮阴佐汉，李斯相泰。何如箕山，高卧养真。”

罗浮甘子，开元中方有，山僧种于南楼寺，其后常资进贡。幸蜀奉天之岁，皆不结实。

扬州旧贡江心镜，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。或言无有百炼者，或至六七十炼则已，易破难成，往往有自鸣者。

苏州进藕，其最上者名曰：“伤荷藕”，或云：“叶甘为虫所伤。”又云：“欲长其根，则故伤其叶。”近多重台荷花，花上复生一花，藕乃实中，亦异也。有生花异，而其藕不变者。

宣州以兔毛为褐，亚于锦绮，复有染丝织者尤妙。故时人以为兔褐真不如假也。

初，越人不工机杼，薛兼训为江东节制，乃募军中未有室者，厚给货币，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，岁得数百人。由是越俗大化，竞添花样，绫纱妙称江左矣。

凡造物由水土，故江东宜纱绫、宜纸者，镜水之故也。蜀人织锦初成，必濯于江水，然后文彩焕发。郑人以茱水酿酒，近邑与远郊美数倍。齐人以阿井水煎胶，其井比旁井重数倍。

善和坊旧御井，故老云非可饮之水，地卑水柔，宜用盥浣一元中，日以骆驼数十，驮入内以给六宫。

每岁有司行祀典者，不可胜纪。一乡、一里，必有祠庙焉。为人祸福，其弊甚矣。南中有山洞，一泉往往有桂叶流出，好事者因目为“流桂泉”。后人乃立栋宇，为汉高帝之神，尸而祝之。又有为伍员庙之神像者，五分其髯，谓之“五髯须神”。如此皆言有灵者，多矣。

江南有驿吏，以干事自任。典郡者初至，吏白曰：“驿中已理，请一阅之。”刺史乃往，初见一室，署云“酒库”，诸酝毕熟，其外画一神。刺史问：“何也？”答曰：“杜康。”刺史曰：“公有余也。”又一室，署云“茶库”，诸茗毕贮，复有一神。问曰：“何？”曰：“陆鸿渐也。”刺史益善之。又一室，署云“俎库”。诸俎毕备，亦有一神。问曰：“何？”吏曰：“蔡伯喈。”刺史大笑曰：“不必置此。”

回鹘常与摩尼议政，故京师为之立寺，其法曰：“晚乃食，敬水而茹葷，不饮乳酪。”其大摩尼数年一易，往来中国，小者年转。江岭西市商胡囊，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。

元义方，使新罗，发鸡林洲，遇海岛，上有流泉。舟人皆汲携之，忽有小蛇自泉中出，舟师遽曰：“龙怒。”遂发，未数里，风雨雷电皆至，三日三夜不绝。及雨霁，见远岸城邑，问之，乃莱州也。

朝廷每降使新罗，其国必以金宝厚为之赠。惟李訥为判官，一无所受，深为同辈所嫉。

常鲁公使西蕃，烹茶帐中，赞普问曰：“此为何物？”鲁公曰：“涤烦疗渴，所谓茶也。”赞普曰：“我此亦有。”遂命出之，以指曰：“此寿州者，此舒州者，此顾渚者，此蕲门者，此昌明者，此浥湖者。”

吐蕃自贞元末失维州，常惜其险，百计复之。乃选妇人有心者，约曰：“去为维州守卒之妻，十年兵至，汝为内应。”

及元和中，妇人已育数子，蕃寇大至，发火应之，维州复陷。
西蕃呼赞普之妻为“朱蒙”。